

骡子的品行

□蒋子龙



为了要看一通为一匹骡子立的碑，才上白石山的。在中国的诸多名山当中，也只有白石山，才有这样一块碑。正所谓“千金一骨死乃知，生前谁解怜神骏”。

时间早埋好伏笔

□甫跃辉

在相册里翻找我跟奶奶的最后一张合影，拍摄于2021年2月10日。但我偶然发现，这并不是我给奶奶拍的最后一张照片。

我给奶奶拍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在这半个月后，2月27日那天。那第二天要去昆明，然后回上海，我决定带爸妈去昆明住一夜，看看海鸥，到处逛逛。我们将奶奶托付给邻居照顾一天。我们自然没跟奶奶讲这些事，讲了她也不会明白。

我拿了水果去看奶奶，告诉她，我要走了。后面的对话，记得不是很清楚了。我想她一定问我，什么时候再回来？我也一定模糊地回答，过阵子就回来。或者回答，过年就回来。我把水果塞到她手里，她用几乎看不见的眼睛看一看，用长满老人斑的手慢慢抚摸着，说了什么呢？如果没有这张照片，我一定记不得了。这照片确定无疑将这一刻记录下来了，奶奶手上，是两个表皮有些乌暗的渍梨。奶奶用两手抚摸了一阵手中浑圆的凉津津的东西，定然会笑眯眯地说，是渍梨！

——在我小时候，奶奶给我做过渍梨。将梨洗净，满满当当地塞进装满水的大肚子粗陶罐里，不消几日，就可以吃了，有点儿酸，有点儿涩，更有点儿甜，太阳下看，肉质半透明，是我们漫长夏日里的美好期待。

回到这最后一张照片，奶奶微微笑着，右手攥着的梨啃了一半，左手握着的梨仍完好无缺，她一面用仅剩的二三颗牙齿对付右手中的梨，一面伸出左手，将那完好的梨递给我。我没接，我当时应该说了一些推让的话，比如家里还有呢，这是给你吃的。奶奶一定会跟我确认，家里还有啊？一年多后，当这张照片忽然出现在手机屏幕上，我是多想接过这隔着茫茫生死递过来的梨啊。

时间早埋好伏笔，只等着我们走到那一刻，恍然大悟，于事无补。

本版稿件作者如涉稿酬，请与lswbscgh@sina.com联系

大家微语

白月

□牧徐徐

●能看到白天的月亮的机会并不多，白月一般只会出现在早上，而且还需天空足够晴朗才行。

●我曾在黄山的光明顶上看过一次白月。当天早上，我看完日出后，觉得再也没有比日出更令人

惊喜的了。但转身抬头一看，我惊住了：一轮白亮的圆月，正浮在西边蔚蓝色的天空中。与夜晚的月亮不同，它亮得没那么明显，却又恰到好处，如同白色的盘子镶嵌在巨大的蓝布上。更妙的是，它并不突兀。相反，它与远山、诸峰、叠嶂、云海、翠松相映成趣，共同构成一幅绝美的画面。

●我还曾在清晨的淮河边看到过白月，那是一轮半月，月下是缓缓流淌的白花花的淮河水。那白月，既挂在蒙蒙亮的天空中，又升在青绿的柳枝头上，还陪在一群正在吃草的羊儿们身边。

谈天说地

春天里的第一棵艾草

□高明昌

在老家，我喜欢出门走走，看看草，看看树，看看庄稼，看看河流，感觉一切都在变化，连黄黑的泥土也是，每一块细小的皱褶里都藏着陌生，也藏着新生。

我在河边看到了一棵艾草。艾草刚长出地面，两片叶子碧绿生青，透着婴儿的气息，我连碰都不敢碰，虽说岁月让艾草也碰着了春意，但夏天还没有到。我问母亲，这样早长出来的艾草能活吗？母亲说，你也是早几天养出来的。

老家的艾草是母亲的最爱。在母亲的心里，艾草的用场最大。艾草长到一尺高，母亲将艾草的头摘下来，去做汤圆的馅。八九月里割下艾草，将艾草的秆枝晒干后，煎成汤，用汤水熏脚。母亲说她的腰疼病就是熏脚熏好的。母亲亲身体验后，叫我们试试，我们试了一段时间后发现效果确实灵验。就此，艾草在我们眼里成了仙草。如今一见艾草，自是喜天欢地，相告给家人。二妹听了后说给艾草搭个架子，一来提醒路人，别摘艾草，二来遮风挡雨，让艾草顺利生长。

母亲说不需要的，我觉得也是，艾草长在野外，日晒雨淋，霜打冰压的日子滋长了野性，生命力自然是不同于家种的艾草。再说这艾草有它自己生长的方向和方法，与深耕细作的蔬

菜不一样，更多的时候，艾草就长在河滩上，长在沟渠边，长在瓦砾中，长在墙角口，长在宅后屋檐下。那些野草不愿意生长的最贫瘠的地方，艾草从不嫌弃。在艾草的成长过程里，生活艰难是常态，但绝对不缺随性与自由。

天地间的事情都有个引子，我想起了去年的艾草。去年的艾草长得最好看的当数老屋后面檐下的艾草。它们几十株并排而立，直挺挺地立在面前；它们都有齐人高的长短，都是竹筷般的粗细。这里的土地板结、坚硬，地力极差，而且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。艾草靠什么生长？我想了半天，最后结论是，夏天一到节气到，空气里都是节气的气息，即使阳光照不到，空气里满是夏天的营养与味道。艾草索要很少，有一片立足的土地，有一点新鲜的空气即可。

看着这样的艾草，心里想，艾草里面也有强者。

艾草确实是强者。先说艾草的头。母亲说新长大的艾草，至少让人摘过四五次的头，每一次摘过后，隔了半月又长出新头，照样嫩生，照样长高，照样清香，从不弯转瘦长的身躯，从不低下向上的头颅。母亲告诉我，艾草多的地方，臭虫百脚也不愿意来。在我们乡下，夏日的夜晚，都去场地外吃饭，那个时候蚊

子像战斗机集群而来，烧一把艾草，再用暗火慢慢地熏着，撑着不走想喝人血的死硬蚊子必然死光光，而那些见危险就躲怕死的蚊子，分分秒秒不停留。艾草也没有抗药性，熏一次成一次。

所有的艾草，到了大热天，一直被我们用镰刀割得一棵也不剩。割好后，把它们晒在太阳底下，晒成了干。我们就将艾草拗断后团起来，做成一个个粽子般长短大小的团团，一个团团一个团团地放入尼龙袋，再扎紧，由母亲藏着。冬天一到，谁需要了谁对母亲说，母亲就去拿出来给谁几个团团。生活中的母亲多了一个爱她儿女的内容，当是乐此不疲，给艾草时，母亲总是一脸笑意，一脸得意。

我们全家都知道：夏天一到艾草就会长出来这个事实，但没有讨论过艾草从哪里来的问题，更没有考虑过艾草留种的办法。到今天，我觉得应该是想一想了，艾草年年长，种子哪里来？母亲对我说，只要等到艾草老了以后去割，那么艾草生长过的那块土地，艾草被人带回来时经过的地方，艾草就能长出来，艾草会在一路上留下一粒粒的种子，它们用不着人的伺候。

艾草的生死轮回自由、神速、大度、高效，我十分敬仰。